

如此耀眼

文、圖 | 文哲

我慶幸選擇了詩，讓不擅言詞時，有表述，有安靜的書寫，誠實關照世界，保持單純的最好方式。

從學校畢業後陸續參加一些文學獎比賽，僥倖贏得若干獎金，雖然並不多，但沉甸甸的感覺，像下著雨積著厚厚雲層的台北市區，我發覺一點喜悅也沒有。

當從此以為獲得了什麼，別人所謂的成就感和羨慕的眼光，我卻發覺自己似乎嚴重失去了「生活中一般的感動」。我走過誠品敦南，我晃過騎樓，我發覺雖然我是往前走，但我只注意到自己的鞋子會不會濕，等下要趕去哪做什麼，我連旁邊擦肩而過的是上班族還是學生，是婦人還是小女孩我都沒有辦法確認。車流如昔，等車的人從來都是規矩地在公車站等著車；商家依然燈火通明，等待進出的客人露出滿意微笑。在那些色彩逐漸調亮的連續假期裡，台北提前的周末人潮，一群又一群搶過你身旁的空間，閃躲潮濕的氣味，避進捷運站、百貨公司、書店，遊樂場。某些時刻他們像賭城的玩家，周旋在酒杯、女人，熱鬧的音樂、強烈的光線，有的人小小試試手氣取樂自己，有的人則展開驚險刺激的豪賭廝殺，彷彿如此經歷，才算扎實過「真正的生活」。

當城市陷入在某種等待、焦躁、歡樂、光怪陸離的情緒漩渦裡，我只是急著避過我身邊的人潮，以及他們的嘴臉。我突然害怕面對人群，害怕說話，別人的眼光直射過來我會相當不自在，於是我便躲在撐開的雨傘下

憐惜自己。更多的隔絕。但過不多時我根本就不想撐傘，故意收傘淋點小雨，耍帥又任性的以為自己和別人不一樣，最後什麼驕傲或快樂也沒有換到。再也沒有比這種感覺更軟落無力的時刻了。

像這樣的生活，半吊子上不去下不來，也無可厚非。那究竟什麼才算是真正在過日子呢？

還記得最後一次以班導師身分待在補習班時，仍擔憂幾個數學不怎麼靈光的小孩，國文總是漏背一串的某某，強忍著眼淚，默默轉身離開。總會不時想起那些古靈精怪的把戲，玩不膩的老眼，不懷好意的笑容，但上課時明亮又尊敬的眼神。我讀詩、講鬼故事，我訂正他們的功課考卷，隱隱在那之中，常常被他們一股腦兒的天真與邪念，機靈或幼稚，弄到哭笑不得，但心裡的某一處被劃開的傷口正悄悄被療癒著。

想起談戀愛的時候、發呆的時候、遷怒於他人的時候……，像發下去的空白答案卷寫不出半個字，明明唸了那麼多的書，重點劃過又打上星號的地方，卻仍會忘記。最初信誓旦旦說要堅持自我的忍道走下去的豪氣呢？當時的信仰讓睛瞳散發不可一世的光芒呢？終究是遭到背棄了吧，搖搖頭，然後重蹈覆轍。這才是歷史。

對於三十之後的人生想像，許多書籍或網路知識都像戒律般警告與威脅，如何如何才能成為怎麼樣的人。我們不是做了少數漏掉多數，就是依照千篇一律的警世，活成「還像樣吧」的大人。



做
16
歲

然後遇到那群學生，聽他們「練肖話」，跟著他們能夠理解世界的方式，或揶揄或作弄，以抵抗分數及升學的種種方式，抵擋生活的震央，無病無傷。

想起有次臺中的朋友搭臺鐵來臺北玩，結果在超大迷宮般的臺北車站，我們雞同鴨講找不到對方，於是索性我叫他直接進捷運站才找到彼此。

那時候動念於一個想法：越覺得重視的某些人，在意的他們，在第一時間沒有見到的時候心裡的失落竟比預期還大。我驚覺，也許是因為見不到，所以才會在真的見到面時，拼了命的去珍惜，確認彼此的存在與意義。結論是：太輕易得到的東西總是不那麼珍惜。

太輕易得到的東西，總是不那麼珍惜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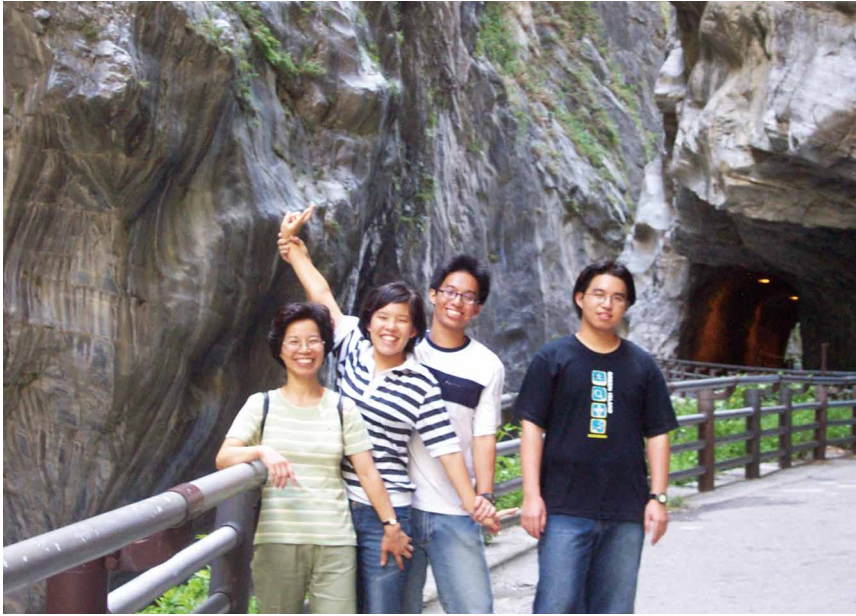
想想這些日子忽然無夢，於是不能從夢境開頭。我曾企圖想像自己能夠像電影《全面啟動》裡的李奧納多，盜取夢境，植入某種潛意識到生命裡失去或離開的那些人，想念他們回來，可是這樣似乎不道德，也無意義。





生命裡是不是總有些人你再怎麼努力，都無法順利地回到過去呢？無法期待他們再一次為你展演純粹、美麗、動心、憐憫、謙遜，那些你想守護的永恆價值。曾經愛過的女孩們，重要的朋友們，親手埋葬過的或親手被拋棄的可憐又可愛的緣分啊，你會不會曾經動念為了一個突然渺小的火光或夢境的召喚，任何值得的理由，期待他們再次回到你的生活當中。像阿諾史瓦辛格在《魔鬼終結者》裡說的：「I will be back.」。像凱特溫斯雷於《鐵達尼號》對冰冷的傑克屍體說：「Come back! Come back to me.」像《火影忍者》裡漩渦鳴人或我愛羅之死，靠綱手大人和千代奶奶的細胞增裂或轉生術復活。

張愛玲藉《半生緣》告訴讀者「我們是回不去的。」多數時刻，我們都是賣火柴的少女，以為仰賴幾根火柴便看得見希望，卻又讓自己在光熄滅時受傷。好像從來沒有人可以輕易抵擋命運，以致於我們在詩裡成就了我們的理想國度。大陸詩人嚴力的詩作「自殺者到了另一個世界之後／如果再自殺一次／就又回到了這個世界」。或者朦朧詩派的顧城「我想在大地上／畫滿窗子／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／都習慣光明」。乃至於海子「從明天起 做一個幸福的人／餵馬 劈柴 周遊世界／從明天起 關心糧食和蔬菜／我有一所房子 面向大海 春暖花開」。



作為一個寫作者，感念的靈光總像段譽初學的六脈神劍，有時劍氣四射，有時只能凌空比劃虛晃。有時候是愛情，有時候是一個童年的傷害或挫敗，有時候是想起那些好友的面孔，有時候是陌生的名字。有時候最樸實的意象最蘊含深刻的意涵。那時候就會把手指深埋入髮，抓呀抓的，以為就能在黑暗裡點亮火柴，鑿壁偷光，偷到一點武林絕學。總是煞有介事，姿勢滿分，勁道卻軟綿如泥，化入大海無聲無息。

有人對我說，希望我能夠維持像他初遇見我文字時讀起那樣的單純美好。我只希望最美好的場景是，有時候甚至一句話都不用說，當各自離開的時候，仍感到經歷了一場十分精采的對話。

一路以來寫得掙扎、慌亂，寫得懷疑，甚至意志不堅，幸好仍有幾個獎、幾則副刊的肯定，證明那些怒濤中練劍的辛苦有一個值得堅持的理由。於是有人看見我不好言說的內在情緒，有人聽見我喉頭梗塞的無病呻吟，無非是多努力對抗，無非是多勇敢盼望，自己能寫，還能寫贏生活……。（按：原句為廖偉棠「我們寫，寫不過生活。」）

乃至於開始教人寫詩，則必須拿出榜樣，於是榮耀本身不是為了證明自己多厲害，而是反覆驗證自己課堂所授之話語，不斷不斷證明自己，詩的真理。

我慶幸選擇了詩，讓不擅言詞時，有表述，有安靜的書寫，誠實關照世界，保持單純的最好方式。詩人林婉瑜說：「詩，才是詩人的證明；其他的手段都不是。唯有詩才能替自己說明，其實，並不需要借助別的。」引此段話為戒，時時刻刻當成書寫的初衷。

最後，十六歲的你們，就請好好去愛吧！去關心你想關心的人事物吧！無論如何，不要放過青春，不要虛度最有上進心的時光。詩人林婉瑜的詩句也溫柔的說：「也許以後／不會再見面了／相遇的時候／做彼此生命中的好人」。你們要記得，現在與身邊親友師長們的每段相處時光，雖然有些是幸福而有些是不幸，能活著感受當下的每個細微空氣變化、季節與氣候、每張臉的情緒，就是幸福的吧！不管是平凡乏味還是璀璨如夢，每一天總是接著到來，不要因為充滿悔恨的過去，與令你不安的未來，毀了你的現在，比讀書考試打電動更重要的是，請活在今天，一定要活得十分耀眼，你們絕對有這個資格，值得更好的人生。



做
16
歲